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三七一回 數載歸來一朝死去 百身莫贖兩個含冤

卻說楊大富自閩、浙販賣雜貨，頗獲厚利，捆載而歸。這日到家，父母、妻子自有一番闊別情懷，天倫樂事。楊大富先給父母請安已畢，又問了許多家中情事。他父母也問了許多福建、浙江各處的風景，彼此俱訴說了一遍。他父母因兒子平時最喜吃活腳魚，今兒子老遠的歸來，當下便命媳婦吳氏烹魚燒筍。吳氏既奉翁姑之命，便去烹魚燒筍，一刻兒俱已齊全。真個五味調全，又煮了兩壺酒，於是父母、妻子團聚一桌，心下更加喜悅，大家俱各暢快，說不盡那天倫之樂，骨肉之歡。因此大家就痛飲起來，直至日落西山，才算吃畢。一會子點上燈火，所有杯盤碗盞，均有吳氏撤去，親到廚房收拾一番。楊大富即與父母在室中間談。不一刻，吳氏將鍋碗收拾清楚，也就回轉堂中。老夫妻見媳婦收拾已完，此時已有初更時分，便暗存了一個愛子之心，因與大富說道：「我兒沿途辛苦了，你早些睡去罷！為娘的為父的，今日多飲了兩杯酒，也有些困倦起來，也要去睡了。」他們說罷，便同楊士興提燈進房。這裡小夫婦也就拿了燈，一同進房安寢。這一夜被底情柔，枕旁私語，自然說不盡那千般恩愛，萬種綢繆。常言道：「久別當新婚」。其言雖傻，其情的確。一宿無話。

哪知器滿招覆，樂極生悲。等到次日天明，吳氏一覺睡醒，因昨晚婆婆吩咐早些起來，代丈夫檢點物件，不敢違背。一經夢覺，便即起來，又低低的喚大富道：「你醒醒，我起來了，你獨自再睡一會罷！」喚了好幾聲，只是不應。吳氏因笑罵道：「懶郎！怎這般好睡？敢是假裝不醒麼？你會假裝，我偏要將你喚醒。」因即隔著被向大富身上摸了一回，哪知大富仍是不醒；又覺得他身體板硬。楊氏暗自疑惑道：「如此亂推，何以還不醒來？這也奇了，為何摸他身上，這身子是板硬的？不似昨天晚上上牀時那樣身體。就便熟睡不醒，也不至如此板硬，難道有什麼怪事不成？」愈想愈疑，因將手探入被裡，向大富身上一摸，哪知遍體冰冷，毫無一點熱氣。吳氏這一嚇，可實在吃驚不小。復又向大富臉上一靠，也是冰冷透骨，鼻孔呼吸毫無——原來楊大富早已死去。吳氏此時，真如半天裡打下一個霹靂一般，本來要痛哭一場，怎奈驚恐太甚，過於著急，不但哭不出，連話也說不出口。好容易掙了一會，才大聲說了一句：「不好了！」這一聲可實在驚詫之至。說這句話，便呆立牀沿，第二句話再也說不出。

卻好對房裡老夫婦也早睡醒，忽聽媳婦喊了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那種聲音急詫得極。老婆子便大聲問道：「媳婦！你為著何事，如此大驚小怪？究竟什麼事不好了，這樣來嚇人？」老婆子問了好幾聲，見對房中只是不答應。因說道：「怎麼不答應，難道真有什麼不好的事麼？」楊士興道：「敢是媳婦睡魔了？」老婆子道：「不是睡魔。我剛才聽見媳婦低低喊大富的，怎麼會睡魔？」因又喊：「大富所為何事？」哪知再喊不應。

老婆子著急道：「其中必有緣故，我倒去看看，究竟為著何事如此驚詫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穿了衣服，趕即開了房門，來到對房去推房門。裡面門著，推不開來。便又在房外大聲喊叫。兒媳還是不應。只得將門打開，走進房內一看：只見他媳婦吳氏癱在牀面前地上，面如白紙，口角流涎，已是嚇昏過去。老婆子一見，已嚇得魂不附體，趕忙上前，一面去拉媳婦，一面喊兒子道：「大富！你還不快些起來，你媳婦子昏過去了。快起來去取姜湯。你昨日才回來，究竟為著何事，與媳婦吵嘴？敢是你將他推跌了麼？」一面喊說，一面已將吳氏扶坐起來，復又喊楊士興過來，幫同看視。楊士興聽說，也就搶走過來，嘴裡唧唧噥噥，說道：「好好的夫妻，為什麼吵起嘴來？況且昨日才回來，就便媳婦有什麼不好，也不應就吵鬧得這快法。」說著，已進了房，看見老奶奶扶著媳婦；又見媳婦面如紙色，只有出氣，沒有進氣。楊士興見著不忍，只得罵著兒子道：「你這該死畜生！你不在家，為父母的，全虧你媳婦小心服侍，並沒有不賢孝的事情。你為什麼才到家中，就將媳婦氣得如此？還不給我快快起來，去燒姜湯來灌。」罵了一頓，哪裡見大富答應？楊士興也就疑惑起來，正要上前去拉他，只見他媳婦歎了一口氣，說了兩字：「苦呀！」說罷，又不言語，惟有兩眼流下淚來。老婆子見此光景，只得勸慰，說道：「我兒不要如此。兒子有什麼委屈你的事，只管對為娘說明，有為娘代你理直，切切不可如此氣惱！」此時吳氏雖然口不能言，卻已醒轉過來，耳內聽婆婆如此說法，真正文不對題，連忙搖頭，又將手指著牀上。老夫婦誤會其意，還是疑惑兒子給她受了委屈，仍然絮絮叨叨「有為娘代你理直。」的話頭。吳氏實在著急，這才死命的說出兩句話來，帶哭道：「娘呀！他。他已是死了！」老夫婦見她說出一個死字，便大驚問道：「哪個死了？」

吳氏又連哭帶說道：「你兒子好端端的，不知何時竟死在牀上了。我好苦呀！」老夫妻一聞此言，老婆子便大哭起來。楊士興還不相信，暗道：「好端端的一個人，怎麼一夜就死呢？」

一面說，一面走到牀前，將被掀開，近前一看，果然僵臥牀上。

再用手向他身上一摸，直是體冷如冰，毫無呼吸。於是楊士興就大哭起來。老婆子見老頭子大哭，知道兒子真死了，愈加痛哭不已。吳氏是不必說。翁姑婆媳一齊跌足捶胸，哭兒的哭兒，哭夫的哭夫，嚎哭之聲，直達戶外。

這一哭即驚動了左右鄰舍，那些族下不知所為何事，也就打門進來，見楊士興等嚎哭不已。大家先問了個大略，然後將士興等勸住了哭，復又細細問了一遍。大家也是疑惑：怎麼好端端的一個人，昨日才回家，今日就會死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內中有個族長，是楊士興再從的堂叔，此人性情奸猾，刁惡非常。

平時人家無事，他況且尋事去做，好於中取利；今見士興家鬧出這樣一個大禍事來，他卻有了主意，居心想在這件事上得一注大橫財。當下因即冷笑，說道：「大富昨日回家，今日便死，其中也沒有什麼緣故，顯係身死不明。此事非報官相驗不可。」

又望楊士興說道：「你們只知道亂哭，就算代兒子申了冤不成嗎？你媳婦平日雖然賢孝，可知道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』。在我看來，這其中必然有些不妥。還不快些將吳家的人喚來，我們大家也好說話，給你兒子申冤！」楊士興夫妻聽了這番話，半疑半信，也只得著人到吳家送信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